

◆ 江湖险谱

清泉流淌

解红光

1978年大旱,小学附近的试验田开了一道道龟壳纹般的裂口,纵横交错,宽窄不一,秧苗的根须基本都暴露在外,偶有青蛙还在青棵里慢慢爬行。

父亲背着手在草田埂上转来转去,眼看一包“大前门”瘪了下去,他抬头看看朝阳,头顶无云,又是一个响晴天。他狠狠地攥了攥烟盒,揣进了口袋,眉头紧锁。

小学建在地势很高的墩子上,试验田是学校所在生产队放弃的地块,地瘦,缺水,附近牲口多。开春时,父亲带领同事们利用课余时间耕种。由于地块与其他田地较远,没有耕牛翻地,他们就自己动手挖地,七八把铁锹,一锹一锹地挖,连午饭休息的时间大家也一起去干。挖好后的田畴晒发着,不久便被一场春雨灌满了,父亲卷起裤脚,下到冰凉的泥田里,用铁锹一块一块整平。

稻种播下了。父亲平时除了上课,其余的时间基本都用在在这块田里。秧苗长高了,父亲和同事们再次忙起来,整理水田,施肥,拔秧,插秧。他们比赛谁插的秧苗跟弹了线的一样直,行对行,路对路。父亲没有做过农活,插得歪歪扭扭,惹得同事们一顿笑。其他同事是民办老师,家里都有自留地,在家经常干农活。农忙时,父亲常常替他们代课,安顿学生,让他们在家安心忙那一亩三分地。

插秧之前,试验田里施了粪肥,插秧不久父亲的双腿起了很多疹子,又痒又红,大队卫生所的赤脚医生说是感染了粪毒——撒的大粪没有完全发酵导致的。父亲起早贪黑,两天后,秧终于插完了,父亲说他睡觉也踏实了。

不多天,秧苗竖起了细细的头发,绿油油的,风一吹,柔软得像块抖动的绿绸子,不久嫩绿变

成了墨绿。可是老天总是不下雨,烈日下,秧苗蔫塌塌的,眼看就要发黄,枯死,父亲心急如焚,就又带着同事们下到河床去挖水凼,挖出一个一人多深的坑,里面渗出水,再如撒油一般一瓢瓢舀出来,然后再挑着一步一步爬上那段很陡的坡,倒在稻田里。一趟一趟地挑,一担担水倒下去,却没有什麼效果——那些纵横的裂痕、沟槽太难喂饱。父亲的肩膀破了皮,血粘在衣服上,连卫生所的医生都劝他别干了,可第二天早上他在肩上垫了条毛巾又去挑水,突然发现一瓢水也没有了,只好空桶而归。原来是前面村庄的人发现了新水源,天没亮就把水凼里的水挑回家。

秧田旁边的一蓬蓬洋生姜却旺盛得很,压根没有秧苗无精打采的样子。洋生姜不比本地的土生姜,它的土腥味更浓,但是容易栽种,种下了,基本不要管理,收成还很好。父亲在院墙外的灰堆上种下洋生姜,灰堆是值日生每天从教室里打扫出来的垃圾,再由同学们的小脚丫碾压出来的细灰堆积而成,小山似的,肥得很。

大片的洋生姜,每年都会自然生出好多,头一年没有挖完的,继续埋在土里,经春风一吹,秧子呼呼生长,能疯长到一人多高,茂密得甚至把厕所的门都遮挡住了,如一面墙。

干旱一日紧似一日。父亲和同事们商议,凑钱打井。大家倾其所有,凑齐了打井的第一拨费用。几天紧张的施工,挖出的土渣堆成了小山,师傅说原来拼凑来圈井坛的砖头不够,只能停工。打井停工,就意味着废弃,因为等地下水升上来,就会前功尽弃无法继续施工,成为一口废井。父亲找到大队书记商议,书记说砖头有,就

是搬运麻烦。书记指出了一条找砖头的路——距离四五里路的西庄,有个曾经被人挖开过的墓地,墓砖堆得到处都是,人们忌讳墓园的砖头,极少有被人拿回家用的。父亲借来一辆大板车,和同事们一趟趟搬运。父亲的布鞋鞋跟磨出了窟窿,他加了一双鞋垫继续穿。

井,终于打好了,水慢慢升起来了!听到井坛里泉眼吧嗒吧嗒的滴水声,父亲高兴得简直像个孩子,香烟不断地往师傅手里塞。

抽水机轰鸣,从粮食加工厂借来的水管接到临时开挖的沟渠里,水汨汨流淌着,犹如血液在奔流,一路向前,冲倒了杂草,冲湿了田埂。水浸透了秧苗的根系,秧苗的神经在颤抖,垂危的生命在瞬间得到了救援,水声流动的节奏唤醒了一切。

夜晚,试验田边围满了人,人们高兴地议论着,感叹着,秧田里再次出现了波光,连投射下的月亮也水汪汪的。在那个无比干旱的年份,小学的试验田却丰收了。

那时候远途学生多,连外县的孩子也慕名来到我们小学读书。食堂的米经常接不上,父亲常拿我家那个被捏得软塌塌的褐色封面的粮本,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纸,在上面写着算着,几斤几两,抓耳挠腮,自言自语,看看能再挤出多少,接济多少。

秋风起了,深秋之后,父亲把洋生姜挖出来,挑到河边去清洗,我也颠颠地下到河床里,拿稻草团子帮忙清洗。洗净的洋生姜晒干水分后,父亲进行切割,然后倒在一个瓦瓮里放盐搅拌,密封腌制月余。以后的日子里,周一到周六,每天中午父亲都会洗净手去掏点生姜,再拌上红红的稀稀的辣椒酱,给留校就餐的孩子们,让他们就饭吃。食堂没有厨师,老师们轮流做饭,谁空堂没有课就主动帮忙做饭,当然,我父亲做得最多。父亲经常说,我们吃饭,不能让没饭吃的孩子们看着,于是招呼他们一起来吃。孩子们怯生生的,眼里全是羞涩的笑意。



独立 何汝峰 摄

◆ 流年碎影

麦子黄时连枷忙

柳瑞林

村西头的稻场上,铺满了一地的麦子,十几个大嫂、大妈头戴草帽,脖子上搭一条毛巾,呈一字排开,她们高举着连枷,面对面用力地拍打着地上的麦子,一边的人往后退,对面的往前进,她们配合默契,非常有节奏,噼里啪啦声中,麦粒从麦芒上滚落下来。

家家户户都要在旱地里种小麦,也有人家在冬闲田里种大麦的,农历五月是麦子收割的季节,男人们用镰刀把麦子一捆一捆收割回来,铺在稻场上,剩下的靠女人用连枷打下麦粒,然后扬净、晒干。

连枷是麦子脱粒的主要工具,豌豆、蚕豆、菜籽也是用连枷捶打脱粒的。连枷由手柄、连枷脑、连枷子三个部分组成。做连枷脑,要选用一小段最为结实的杂木,一般是檀树或继树,用木工的斧头、锯子、刨子、钻子,先把檀树锯成六寸长,用刨刀刨光滑以后,用钻子打孔,再把连枷子装进孔里。连枷子是取一截三尺长的竹子,剖成五六个小瓣,一般是六瓣竹片,用刀削光滑,再把竹片对折弯过来,拿到火堆烘烤,烤到竹瓣冒油,弯成弧形后,用桐树皮或包装绳捆扎成一排,装进连枷脑里。手柄大多是用四五尺长的竹杪子,削光滑后套在连枷脑上。

打麦要在正午,因为中午的阳光紧,半上午的时候女人们把麦子铺在稻场上,乘着大太阳把麦子晒一会,等晒干了露水,麦秆和麦芒晒脆,接近中午时分,一个大屋场的女人带着连枷,从屋里走出来,成一字排开,举起连枷,雨点般拍打开来,如果人多就面对面站成两排,站在前面的往后退,站在对面的往前进,前面的连枷举起来,对面的连枷落下去,噼里啪啦,连枷声此起彼伏,像戏台上的鼓点。稻场上连枷声声,笑语阵阵,她们的脸上有劳作的辛苦,也有丰收的喜悦。

打过一遍之后,妇女们又用扬叉把麦秆子翻过来,稍微休息一会,接着拍打第二遍。打过两遍以后,麦粒已全部脱落,然后用扬叉掀去麦草,再用木头掀子把打下来的麦子铲进竹匾,双手端着竹匾高高扬起,拂去麦芒(麦壳)和灰尘,麦粒在阳光下发出金灿灿的光。

◆ 边走边看

钢构里的“虎杖”

张红



我仔细观察它的根部:极少的泥土,不对,围绕其根部的并非泥土,而是一些堆积着的果核和果皮。风的玩笑?鸟的顽皮?或许就是这粒种子自己乘车而来,总之,它不合

时宜地落在了只有些许尘土的钢构窗沿上。

隔栏边,摆放着一排大花盆,里面栽种了绿萝、万年青等。在花工的精心呵护下本该绿油油的枝叶却色泽暗淡,蔫头耷脑。这些绿植有人呵护,却长得不茂盛,而窗沿上的虎杖虽形单影只,却一枝独秀,葱郁盎然。

虎杖,又名酸杖、苦杖,《本草纲目》记:“虎杖,杖言其茎,虎言其斑也。”虎杖耐寒耐涝,对土壤要求不严不高。但再皮实的植物也是需要水土,虎杖喜温暖湿润的气候,其栽培也是以湿

润、疏松、肥沃的土壤为宜。钢构的世界贫瘠荒凉,显然没有这样的条件。它把根包裹住果皮,缠绕着钢构,在原本没有一线生机的世界里,勇敢地抓住了一点点灰,汲取了一点点水,长出了生机勃勃的模样。

大厅里,候车的人像一只只奔波的鸟,又如风中的一粒粒种子,归来与远行,生存或枯萎。人有的时候真的要向自然学习的。像这株虎杖,像绝壁上的青松,像台阶里的马齿苋、石板下的藤蔓、墙头上的草,抓住一点阳光、雨水和阳光,就能顽强地活下来。